

从“佛系”到“躺平”

——论青年的“躺而不平”

李桑梓^{1,2}, 庞虎²

(1. 浙江科技学院艺术与服装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3; 2.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杭州 310058)

摘要: 从“佛系”到“躺平”, 这体现了当代青年社会心态的悲观化、消极化、被动化、偏激化。青年“躺平”的原因在于功利主义的裹挟、社会阶层的固化、资源占有的不均、主流文化的式微, 这将会引起他人的误解、妨碍社会活力、滞缓财富积累、破坏亚文化平衡。青年“躺平”虽看似消极, 实则是“躺而不平”, 是他们引起社会舆论关注青年社会压力的一种方式, 所以应当理解青年“躺平”的真正诉求, 推动平等的沟通机制, 做好思想上的积极引导, 接纳“躺平”作为亚文化的合理性。应透过“躺平”看到其背后“躺而不平”的本质, 把握“躺平”亚文化的合理边界, 而非对“躺平青年”一味批判, 否则会适得其反。作为青年反映社会压力的形式, “躺平”具有时效性, 届时将会被新的亚文化形式所取代。

关键词: “佛系”; “躺平”; 社会心态; “躺而不平”; 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 D43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2X(2024)07-0050-08

DOI: 10.16276/j.cnki.cn51-1670/g.2024.07.007

From "Being Buddhist" to "Lying Flat": On the Youth's "Lying Flat and Uneven"

LI Sangzi^{1,2}, PANG Hu²

(1. School of Design and Fash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3; 2.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from "being Buddhist" to "lying flat" reflects the pessimism, negativity, passivity, and extremism of the contemporary youth's social mentality. The reasons for the youth's "lying flat" lie in the constraints of utilitarianism, the solidification of social strata, the uneven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decline of mainstream culture. This will give rise to misunderstanding, hinder social vitality, slow down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disrupt subcultural balance. Although it may seem negative, the youth's "lying flat" is actually "lying flat and uneven", which is their way of attracting public attention to social pressure on the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true appeals of the youth's "lying flat", promote an equ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pro-

收稿日期: 2023-11-01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项目“‘躺平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Y202148049);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课题“大历史观视域下的在杭高校大学生‘就业内卷’现象研究”(Z23JC047); 浙江科技学院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项目“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大学生‘防疫倦怠’及其应对策略研究”(2022SZYB004)。

作者简介: 李桑梓(1990-), 男, 浙江杭州人, 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

庞虎(1978-), 男, 山东聊城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

vide a positive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accept the rationality of "lying flat" as a subculture. We should see the hidden essence of "lying flat and even" through "lying flat", grasp the reasonable boundary of the "lying flat" subculture, and not blindly criticize the "lying-flat youth", otherwise, we would have an exactly opposite effect. As a form of the youth reflecting social pressure on them, "lying flat", which has timeliness, will be replaced by another subculture when the time comes.

Keywords: "being Buddhistic", "lying flat", social mentality, "lying flat and uneven", subculture

从严格意义上来看,“佛系”与“躺平”并不是纯粹学理概念,在成为热词前,都有着第一含义,但随着青年群体在各种媒体上高频使用后,便慢慢赋予了它们第二含义乃至第三含义,以至于词汇的外延变得相当宽泛,无法用一个准确、统一、学界所认可的解释去定义。不过,确实有青年群体所默认、约定俗成的定义。2017年,“佛系”成为青年群体中的流行词,与“青年”连用便产生了“佛系青年”,指在追求世俗价值方面,持随遇而安、不强求态度的青年群体。2021年,“躺平”继“佛系”之后风靡于各大媒体,成为青年交流的常用词汇,进而形成了“躺平青年”一词,指对自身现状的接受,对上升空间的悲观,不再努力进取,而是超脱于主流文化之外,用放弃的方式反抗社会压力的裹挟,对未来持消极态度的青年群体。

从“佛系”到“躺平”,尽管在亚文化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但究其本质,却存在着师承关系,“‘躺平’是‘佛系青年’身份认同的行为递进,‘躺平’是佛系青年诸多象征中最为典型的一种”^[1]。在以上背景下,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如下:一是从“佛系”到“躺平”这种青年社会心态是如何演变的;二是在演变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青年的“躺平”;三是青年“躺而不平”所带来的影响;四是对于青年的“躺而不平”,我们该如何去应对。

一、从“佛系”到“躺平”:一种青年社会心态的演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当前最基本

的变革,是一个曾经高度集中、相对同质性的社会结构体系逐渐向资源、地位、机会和利益相对分散、相对独立的结构体系转变”^[2]。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青年的个人意识开始觉醒,“青年们对自己的处境进行越来越多的思考,渐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有了一些新的、愈加清晰的面目”^[3]。然而,“成功”“奋斗”“勤勉”等青年被他人主导描述下的主流文化标签已显乏力,无法涵盖并反映他们多元化的真实社会心态,也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相脱节。长期以来,青年属于被教育者,处于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话语权掌握在教育者手里。我们对青年的描述标签体系是我们认为青年应该是怎么,而不是青年觉得自己是怎么,也不是事实上是怎么,这就容易造成我们在认识上的偏差。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再也不是一种可以垄断的力量,教育者也逐渐失去了对青年描述权的垄断,处在被描述状态的青年开始自我描述,他们迫切需要使用亚文化认同来巩固自身认同,重塑定位并反映社会心态。

(一)社会心态的悲观化

“佛系”亚文化思想内核可以从佛教中找到归宿,或许有着佛教理念上的自我超脱意味,有着些许出世的洒脱和淡然。对于尘世间的利益纠葛,他们或对是非成败持有豁达态度,或对争取利益没有太大的渴望。他们不完全压抑自身的欲望,只是不执意去追求,表达了对结果好坏都可接受的态度。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竞争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佛系”亚文化缓和青年群

体与社会压力之间矛盾的调节功能越来越捉襟见肘,青年群体亟需一种新的亚文化来补充“佛系”在调节功能上的失灵,稳定日益失衡的社会心态。此时,“躺平”的出现恰好弥补了“佛系”的不足。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文章在网络上传播,作者描述了自己如何在没有正式工作的情况下,靠着打零工维持最为基础的生活,表达了他称之为“躺平”的低欲望生活态度,获得了广大青年的思想共鸣。其中充斥的消极意味,给人以颓废之感,表达了一种悲观的社会心态。

(二)社会心态的消极化

“佛系”所谓的出世是为了调节入世的心态,其本身的价值追求还是入世的,只是对追求功利的结果不那么看重,但并不是完全不看重。在日益浮躁的社会竞争环境下,特别是在竞争失利的情况下,“佛系”有着安抚青年内心并调节心态的积极意义。不过,在多次竞争失利后,有部分“佛系青年”会产生对自我认同的怀疑及对“佛系”亚文化认同的动摇。他们要么抛弃“佛系”,重新走向奋斗道路;要么则反之,逐渐加深了对竞争的厌恶感,加强了竞争失利后的挫败感,心态也趋于消极。

在越来越消极的“佛系青年”无法用“佛系”对自身进行描述的情况下,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亚文化来寻回认同感,重塑自我认同。这时候,“躺平”就应运而生了,相对而言,“佛系既有理性的自觉,又有意志的自愿,而躺平既不自觉,又不自愿”^[4]。

(三)社会心态的被动化

“佛系青年”并不排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竞争,其本身的入世导向决定了他们会主动参与其中,只是放缓了节奏,降低了对竞争结果的预期。同时,他们也运用“佛系”来对自我心态进行调节,“在社会压力和媒介强化的焦虑心态相互作用下,一部分青年人借‘佛系青年’这一亚文化共同体的共在缓解自身

焦虑,另一部分青年人则通过‘佛系青年’这一标签维持自我价值稳定,实现自我防御”^[5]。他们对结果如何不太在意,即使不如意也不会患得患失,表达了对社会竞争较为平和的心态。但是,青年用“佛系”安抚自身在竞争上的焦虑或挫败感只起到了心态调节的功能,并没有否定压力的直接来源:竞争。

“佛系”在社会竞争上的暧昧态度及“治标不治本”的自我疏导方式也就导致了它的局限性,而“躺平”则直接揭露了“佛系”亚文化逐渐失效的问题所在,表达了对社会竞争本身的反对与否定态度。“躺平青年”要么是在竞争中受伤的心理脆弱者,要么本身就是害怕竞争者,对一直存在的社会竞争抱有抵触情绪,既然不参与竞争,那也就不需要有所行动了,他们的社会心态也就日趋被动化了。

(四)社会心态的偏激化

我国青年从小就被教导应有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他们的言行应与国家的主流文化及价值观相契合。但是,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深和社会包容程度的提高,有些不那么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也能被社会舆论所接受,青年便开始对社会包容程度逐步试探。

“佛系”是我国社会包容程度扩大下的亚文化产物。青年声称“佛系”是以社会舆论所能接受的佛教思想为理论依据的。他们以温和的方式假借佛教外衣来试探社会舆论,以恬淡的方式在表达自我不满的同时不去刺激社会舆论,以软着陆的方式维护形式上的和谐,是一种经过思考而与社会舆论妥协的产物。

随着社会压力在青年群体身上的进一步传导和社会包容程度的进一步增强,在“佛系”亚文化已被社会所接受的情况下,青年开始了进一步的尝试。与“佛系”相比,“躺平”就显得不那么温和了。它呈现出极强的偏激姿态,青年没有像对“佛系”那样为“躺平”找寻我国社会所能接受的理论依据,而是以硬

着陆的方式,以一种直接且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压力的不满。

二、从“佛系”到“躺平”:青年“躺平”的原因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知,在各种媒体上发声的“躺平青年”并不是真“躺平”,而是他们为了表达自身的不满,在采用正向反馈或“佛系”姿态却无法达到预期目的情况下的反向操作,希冀以悲观、消极、被动、偏激的“躺平”来唤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揭露社会现实问题带给他们的竞争压力,其“躺平”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功利主义的裹挟

市场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满足参与者需求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市场思维也给参与者的决策带来了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影响较大。功利主义对参与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越来越看重自身的利益,相应地,越来越轻视公共利益或者说社会责任,这就导致了公司在岗位设置及用人方面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具体表现为对老员工的嫌弃、对新人的剥削、对员工尊严的漠视等。

2.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在功利导向的现代社 会,学校教育深受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与学校相关的最大功利就是找一份好工作进而在职业分层中占据好的位置^[6]。他们在行动前会用投入和产出来判断行为的价值,这就导致了当他们认为一件事投入大却收益少时,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甚至不再投入。

(二)社会阶层的固化

当前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上升空间的增量市场慢慢变成了存量市场。“父辈占有的社会资源很大程度地决定了后代的社会地

位。‘官二代’‘富二代’等,凭借父辈占有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先天优势,拥有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更容易进入精英阶层。”^[7]特别是对于不具有家庭背景和继承优势的青年,这给他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上升通道越来越窄了。上升门槛的提高使“内卷”现象成为常态,社会资源的继承使“拼爹”现象成了常势,在恶性竞争下,青年发现自己的付出与收获越来越不成正比,迫使部分青年在长时间辛勤工作却升迁无望后,先变得“佛系”,后纷纷转向“躺平”。

(三)资源占有的不均

对于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青年而言,生产力的解放为物质的丰富提供了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财富的积累提供了条件,国家福利制度的完善免除了后顾之忧。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贫富差距和资源占有不均的现象,社会财富的占有、社会资源的分配还存在不公平,青年通过努力也不一定能获得经济快速发展下社会资源增加所带来的红利。此外,以生存为目的的物质资源竞争逐渐转变成以追求名利为目的的社会资源竞争。社会资源较之物质资源更为稀缺,这势必会导致部分青年在社会资源竞争失利后放弃竞争,无可奈何地选择“躺平”。

(四)主流文化的式微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8]1002}我们国家曾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对于物质的缺失,大家用精神来弥补,但对当代青年来说,“饥饿”只是一个存在于历史教科书上的概念,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之前对宏大共同目标的叙事、苦难的叙事已经慢慢失去了在现有青年群体中统一思想的作用。如今,绝对意义的贫困已不存在,青年的精神选择开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体现为青年亚文化的悄然勃兴。前有“啃老”“丁克”“宅文化”等,现有“佛系”“干饭人”“丧文化”等。

三、从“佛系”到“躺平”:青年“躺而不平”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大多数“躺平青年”而言,他们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躺平”,实则“躺而不平”,“通过夸大外部环境的制约效应来增强‘无论多努力,都不可能成功’的心理暗示,其目的无非是要为自己寻求一份心理慰藉和自我接纳”^[9],而非真的在行为上“躺平”。但是,由于新生亚文化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和解读的多样性,极易造成他人解释或理解上的偏差,如此极有可能引起舆论失控等问题,造成严重后果,而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正是这些不良影响。

(一)引起他人误解

尽管“躺平青年”宣称,他们所谓的“躺平”只是为了表达自身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体现了自嘲的心态,然而在媒体平台上宣扬“躺平即是正义”、悲观主义、努力无意义等,这很容易造成他人理解上的偏差,甚至被误解或被曲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造成社会舆论的误解。对于“躺平青年”而言,他们对社会压力及问题的反馈本是合理诉求,尽管“躺平”可以极大地吸引舆论和学界的注意力,但是在亚文化词汇标签的选用上却给人以消极之感,若不加以深入了解,很容易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负面评价,如此反而阻碍了“躺平青年”正常表达诉求的渠道。

2.造成其他青年的误解。“躺平”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具有明确的受众群体,但对三观还未成熟的青年而言极易造成误导,使他们误将“躺平青年”对社会不满的表现形式当成自己的行为指南,把“躺而不平”当成真“躺平”,主动放弃拼搏进取。

3.使别有用心者曲解。有些别有用心者会对“躺平”进行曲解,引导青年舆论。他们放大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强调客观环境的

制约性,企图将“躺平青年”的自我调适转化为对政府或现行制度的不满,煽动内部矛盾,抒发自己对社会的仇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妨碍社会活力

从“躺平青年”所采取的宣传方式来看,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性,否定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宣扬“躺平即是正义”,宣传努力奋斗的无意义性,以“躺平”为消极反抗形式,这使得“躺平”亚文化很容易与懒惰画上等号,如此将消磨青年的进取心,不利于营造有活力的社会氛围。

从宣传内容来看,“躺平青年”片面放大人的消极情绪和悲观性,将自己的不良情绪套上“犬儒主义”的哲学外衣,宣传所谓的低欲望,鼓吹惰性,否认努力奋斗的意义,夸大阶层固化的程度、上升渠道的变窄,主观地认为社会缺乏活力,这将阻滞其他青年积极进取的精神。若“躺平青年”一味地夸大负面情绪,只会让其他青年觉得前途悲观,这明显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将消减社会发展的活力。

(三)滞缓财富积累

“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8]724}物质财富是幸福生活的基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按劳分配、勤劳致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在此引导下,我国人民创造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GDP总量也跃居世界第二。尽管人们衣食无忧,但是国家的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够,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若使青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抱有“躺平”的心态、小富即安的想

法、不思进取的观念,不去创造社会价值,而只是一味地以悲观眼光看待社会,消耗社会资源,那美好的生活从何而来?

(四)破坏亚文化平衡

从我国主流文化层面来看,“佛系”还能从佛教文化中找到联系的纽带及依据,“躺平”所包含的内容却与主流文化有着明显的异质性。尽管“躺平青年”宣称“躺平”文化来源于古希腊的“犬儒主义”,但与早已中国化并成为我国主流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文化相比,我们对“犬儒主义”的生疏感不言自明。这便造成了“躺平”亚文化的理论基础缺失及与我国主流文化的割裂感,也不难理解社会舆论与学界对其的警惕和敌意了。

从青年亚文化层面来看,当代青年的亚文化丰富多彩,在多元化的主导下也维持了亚文化之间的动态平衡。但由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的影响,部分青年开始对官方推崇的主流文化缺乏自信并充满叛逆感,而对自发形成的亚文化却高度认同且盲从。当青年置身于某一圈层或群体时,会主动划分我群与他群,并逐步缩小与群内成员的差异,扩大与群外成员的差异,使得这一群体的价值观被不断强化^[10]。特别是三观还未成熟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群体,他们容易被“躺平青年”误导或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在怂恿下丧失个体的自主辨别能力,进而纷纷“涌向躺平”。

四、从“佛系”到“躺平”:如何应对青年的“躺而不平”

青年所谓的“躺平”实则是在外力作用下的无奈选择,是对社会给予自身各种压力的消极抗议,所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应是青年在“躺平”下的“躺而不平”。

(一)理解青年“躺平”的真正诉求

到目前为止,社会舆论与学界主要是站

在教育者角度来对待“躺平”亚文化及所对应的青年社会心态问题,在立场方面具有倾向性,同时又拥有话语权上的优势,在评价方面就难免变得武断了。而作为对应方的“躺平青年”却鲜有自己的声音,这不利于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躺平”亚文化及“躺平青年”群体。实际上,青年群体对“躺平”思想的心态表达,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现有生活的选择和进取态度。“躺平”这一词语在快速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是青年群体基于现实生活感受而形成的内部认同影响,另一方面是源自部分主流媒体的刚性反驳带来的副作用效应^[11]。所以,社会舆论与学界应当倾听并理解青年“躺平”的真正诉求,对他们的“躺平”亚文化做到理解和尊重,而非武断地对其进行否定与批判。

(二)推动平等的沟通机制

社会舆论与学界应当抓住问题的实质,调整原有的沟通角度及沟通方式,跨越代际鸿沟去理解青年。“成人世界需要理解青少年的边缘困境、社会焦虑和成功渴望,看到吐槽、恶搞、反讽、自嘲等背后不甘平庸的心,这样才能真正走进青少年的心理世界。”^[12]重点关注“躺平青年”背后的“躺而不平”,关注他们对社会压力的反馈,而非只是“躺平”亚文化本身,以此为推动平等沟通机制的基础。若一味固执地以家长式心态对青年“躺平”表象进行批判和否定,而不去剖析问题的本质所在,如此只会破坏原本就脆弱的沟通机制。

“躺平青年”也应当多倾听、多了解社会舆论与学界的批判与否定,大胆并合理地表达自身的诉求,而非一味地抵触或沉默。尽管由于青年话语权的弱势,他们的亚文化大多由掌握话语权的人士来定义,这难免会使得定义失真,使得青年生活在掌握话语权人士的“想象”里,但这并非他们不进行沟通的理由。新的媒体平台及传媒方式的运用,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话

语权的不平等,使青年群体主动定义自身亚文化成为可能。所以“躺平青年”要善于使用新媒体平台,使之成为建构平等沟通机制的基础和平等对话的双向桥梁。

(三)做好思想上的积极引导

社会舆论与学界应当关注“躺平”亚文化背后的“躺而不平”,挖掘“躺平”的合理之处,以青年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引导。让青年清楚地认识到,“躺平”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尽管短期“躺平”可以让人养精蓄锐,在心态安抚方面有可取之处,但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奋斗,积极上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所在。

高校作为塑造当代青年三观的重要场所,在培养他们“技”和“德”的同时还应当培养“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是使受教育者正确地认知并积极地参与国家事务,从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承担责任,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13]高校要以“大思政课”和“课程思政”为总抓手,在教授青年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公民意识”的养成,使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青年牢记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权利意识意味着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对自身权利的实现,义务意识意味着责任意识的自觉和对他人或社会的理解与尊重,公民意识只有在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达至平衡时,才能保持充分的活力与持久性^[14]。青年只有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合理诉求,辨别不良思潮,具有思辨精神,才能坚决抵制不良思想的影响,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工作和生活之中,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四)接纳“躺平”作为亚文化的合理性

“企图彻底消除躺平文化的努力无异于‘抱薪救焚’,简单粗暴的挞伐策略无益于问题的厘清与解决,甚至会适得其反。躺平文化显现之初,媒体的群起笔伐反而催生了躺平文化的热议与盛行便是明证。”^[15]社会舆论

与学界应当接纳“躺平”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合理性,“躺平”仍然是在“佛系”留下来的框架内进行的改造,两者有着师承关系。此外,“躺平”本身的生成逻辑就预示着其不具备长期凝聚力,只能作为一种短期的亚文化现象存在,使青年与社会压力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再者,“我们过多关注‘躺平’的危害,殊不知,在各个阶层都难逃焦虑的时代,‘躺平’反而可能是一种消除浮躁的有效途径”^[16]。青年的“躺平”其实是应对社会压力的一种心态平衡方式,尽管具有消极属性,但对于大部分青年而言是自嘲抑或发泄情绪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并缓和了社会竞争传导至青年身上的压力。“青年亚文化始终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内反映阶层矛盾的社会现实问题,在与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彼此勾连的复杂关系中发挥着批判和建构的功能。”^[17]所以“躺平”作为青年与社会压力之间的调节或疏导机制有着合理性及适用性,应当承认其在亚文化层面的积极作用。

五、结语

实际上,青年“躺平”的最大意义并不是真的“躺平”,而是青年群体通过建构亚文化认同来重新稳定自身心态,以被动的、“躺而不平”的方式抗拒激烈竞争下的无谓消耗,引起他人对青年生存状态恶化、工作竞争加剧、上升通道变窄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同时,社会舆论与学界对“躺平”的解读也日趋包容:“躺平与其说是放弃责任,倒不如说是彰显权利。”^[18]如果“躺平”是为了更好站立,短时“躺平”是为了长期奋斗,那么我们更要举双手赞成^[19]。如此可给“躺平青年”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使他们能够冷静地、客观地看待“躺平”亚文化。“躺平”是对青年人的污名化,是在贬损青年一代的形象,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论调^[20]。因此更不应该将“躺平”妖魔化,否则会适得其反,将假“躺平”、实“躺而不

平”变成真“躺平”。所以我们要做好宏观引导工作,无需过多干预,但仍需要注意把握“躺平”亚文化的合理边界,如此可将“躺平”亚文化对青年的影响保持在可控范围内,让其成为缓冲青年与社会压力的媒介,发挥其调整心态的价值。若干年后,随着“躺平”所基于的社会压力的缓和及其本身亚文化理论基础的缺失,应当会有一种新的青年亚文化

来代替“躺平”所起到的作用。“这种修辞化抗争只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它难以触及现实问题的根源,更无法给出一个切实的解决路径,其形式意义大于本质意义。而且,这一‘武器’的每一次亮相都会换上新的‘马甲’。”^[21]在那时,所谓的青年“躺平”问题也就自我消解了,而我们所要面对的将是新的问题及其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 [1] 孙桂香,刘鹤.“躺平的佛系青年”:互联网时代解构主义思潮的符号嬉戏[J].思想教育研究,2022(1):105.
- [2] 严飞.分化与流动:我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心态变迁(1978—2020)[J].求索,2021(6):103.
- [3] 张丽军.从觉醒、佛系、躺平到新觉醒:百年中国青年问题的现实流变与未来路径[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9.
- [4] 许纪霖.躺平:代际冲突下的“后浪”文化[J].探索与争鸣,2021(12):9.
- [5] 吴斯.“佛系青年”再审视:权力、自我与原子式网络亚文化的生产[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50.
- [6] 王建华.论教育的有用性与无用性[J].高等教育研究,2021(12):1-11.
- [7] 胡述宝.当代青年阶层固化演变与应对[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0(3):66.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 马超,王岩.“躺平主义”的群像特征、时代成因及其应对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22(4):108.
- [10] 覃鑫渊,代玉启.“内卷”“佛系”到“躺平”:从社会心态变迁看青年奋斗精神培育[J].中国青年研究,2022(2):5-13.
- [11] 刘博,董倩倩.情境结构与动力机制: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网络表达[J].中国青年研究,2021(10):93-102.
- [12] 骆正林.网络流行语背后的青年社会心态[J].人民论坛,2022(10):82.
- [13] 钱广.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8.
- [14] 许亨洪,韩君华.新时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9):89-91.
- [15] 徐振华.躺平之维:躺平文化的话语表征与省思辩证[J].新疆社会科学,2021(5):144-145.
- [16] 陈友华,曹云鹤.“躺平”:兴起、形成机制与社会后果[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9):190.
- [17] 罗红杰.祛魅与超越:当代青年亚文化的融合发展[J].云南社会科学,2020(1):169.
- [18] 叶娟丽.躺平:概念流变及其他[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71.
- [19] 姚龙华.如果“躺平”是为了“站立”,这个可以有![N].深圳特区报,2021-06-03(A02).
- [20] 峻峰.警惕“躺平”伪命题的污名化倾向[N].河南法制报,2021-06-07(5).
- [21] 蔡骥,赵嘉悦.具身性认知、跨圈层情感与修辞化抗争:对媒介话语“躺平”的一种反思[J].传媒观察,2022(5):46.

(责任编辑:冯芳)